

试论欧阳修的档案学思想

周 瑛, 张晓宇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作为金石学的重要奠基者和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 欧阳修虽然不是一个档案学家, 但对金石档案的热爱和对夷陵县档案的重视广为人知, 他对金石档案这类历史档案、夷陵县档案这类行政档案管理的发展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通过文献调查法, 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分析欧阳修的档案价值观以及对历史、行政两类档案所做出的包括收集、整理、保管、鉴别等一系列贡献, 研究其对于历史档案和行政档案管理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档案学思想, 丰富对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的研究, 给当代档案工作以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欧阳修; 档案学思想; 金石档案; 夷陵县政府档案; 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91-04

北宋时期, 由于通过金石学补经正史、复原古礼的思想, 适应了当时文学、史学的发展趋势, 加之印刷、模拓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金石学迎来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拥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论。金石档案是刻在青铜器、石器上, 记录重要事件或活动、政令、契约或是人物生平等的档案文件, 对历史、文学、档案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欧阳修, 字永叔, 号醉翁、六一居士, 谥号文忠, 故后人常称其为欧阳文忠公, 他除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文学家被人们所熟知以外, 欧阳修爱好收藏、研究金石档案也是远近闻名的, 甚至他的晚号便是因此而来。欧阳修对金石学的兴起有着开辟之功, 他收集到的历朝历代金石拓本可达千卷之多, 并经历十八年之久完成了《集古录跋》一书。此外, 在欧阳修任夷陵县令一职时, 由于资源匮乏, 欧阳修研究起了当地的档案, 发现其中颠倒是非、徇私枉法之处非常之多, 他开始根据这些档案着手整顿吏治, 重新审理有疑点的案件, 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政绩。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欧阳修的档案学思想, 本文将通过文献分析法, 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查阅和分析, 从观念层面上的档案学价值观和行为层面上的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别等方面研究欧

阳修的档案学思想。

一、订补历史传记, 以传后学的档案价值观

档案价值观即对档案价值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档案价值观是实现档案价值的前提, 是做好档案工作的保障。欧阳修在档案价值的认识上十分深刻, 认为档案对认识、研究历史有重大的意义。

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中写道“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 以传后学, 庶益于多闻”,^[1]这体现了欧阳修对金石铭文作为档案的价值的认识: 金石上所记载的内容可以作为参考, 与历史传记进行对比研究, 能够帮助后人在历史研究上, 有更加丰富的材料, 从而对历史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当发现古代碑刻上的内容与史传中有不符之处时, 欧阳修认为碑石是历史发生当时所刻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应该是错误或虚假的, 因此应该是史传将史实记错了, 如在发现《隋陈茂碑》中所刻铭文中有关郎茂去世地点与《隋书》中有出入, 碑中所刻“(郎茂)从幸江都而卒”, 而《隋书》中记载的却是“茂卒于京师”, 此时, 欧阳修认为, 应以碑中所刻为准, 证史书人物生平之误^{[2]2183}。欧阳修研究金石与历史的认真态度, 影

收稿日期: 2021-07-10

作者简介: 周瑛(1968—), 女, 安徽无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信息检索。

响了很多北宋文人,使得金石学在宋代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除对史书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修正,欧阳修还通过分析金石拓本的内容及状态等,分析出金石所属年代的一些较为细节的相关信息,或提出有关当时人们生活的疑问。如在《后汉鲁相晨孔子庙》中所记载“独斯碑首尾完备,可见当时之制也”。^{[2]2121}此碑出自汉朝,欧阳修收藏的汉碑数量颇多,其中奏章也不少,但碑上文字大多都有磨损不可认的情况,而此碑却非常完整,可见当时对这些奏章的保存方法是比较完善的。在《后汉北军中侯郭君碑》中,欧阳修对碑中“顺弟临沂长”中的“顺弟”提出了“这是否是汉代人对兄弟的称呼?”^{[2]2123}的疑问。

欧阳修的档案价值观指导着他对档案的管理行为,他对档案及档案价值的认识与重视,是他能够有效地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的前提。

二、不畏辛劳、兼收博采的档案收集思想

自庆历五年开始,欧阳修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金石档案,收集到逾千件的金石拓本,在《集古录目<序>》中,他提到“故上自周赧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岛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2]599}可见其收集金石的范围之广,时间、空间跨度之大,种类繁多。同时,不管金石多么残破,只要是具有价值(包括书法、史学、文学、文字价值)的,欧阳修都会收集,如在《集古录跋尾》中,有一个《右汉无名碑》,虽其记载已语焉不详,但“其余字画尚完者多,但不能成文尔。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适世之用,惟其埋没零落之余,尤以为可惜,此好古之僻也。”^{[2]2141}

“余所集录既博,而为日滋久,求之亦劳,得于人者颇多。”可见其收集所用精力之多、时间之长,所辅助的人员之多。《宋史》中欧阳修卷评他“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篇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

欧阳修一生仕途崎岖,曾多次被贬又多次被召回京,也因此,他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滁州(今安徽滁州)、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都停留过一段时间,他本人又

好游历,沿途他会根据《图经》或向当地人询问,千方百计地寻找收集金石拓本,曾仅在青州一地,就收集了《武班碑》《景君石郭铭》《裴夫人志》《后汉费凤碑》《唐李石神道碑》《邹绎山刻石》《熊君碑》、唐玄宗的《鹤鹄颂》手迹石刻等。^[3]他愿为得到一块金石拓本耗费数年时光,在他还是乾德令的时候,曾因为公事路过穀城,路上看见一半已埋在土里的古碑,古碑碑文已经磨损,问村民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家的碑,又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细读。几年过去了,在河北的欧阳修开始集录古文,想起那块古碑,仍是不想放弃,又耗费了几年才终于得到,可见其求金石拓本之坚持。

除此之外,欧阳修还常托人助他收集,有时会借为官之便,遣下人去拓石碑,有时会几经辗转,请求朋友才得到。如他在河北时,为了得到《隋李康清德颂》,遣下人“于废九门县城中得此碑”。^{[2]2182}为了得到《后汉天禄辟邪字》,几经周转,“屡求于人不能致”,^{[2]2062}才终于请时任尚书职方员外郎的谢景摹得。

欧阳修还通过友人、同僚、师生等之间的互赠得到了一些金石拓本,如从《先秦古器记》的著者刘敞处得到了很多的铜器铭文,欧阳修曾写道“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2]2062}除刘敞之外,苏轼、蔡襄、陆经、文同、江邻几等都曾赠予欧阳修金石拓本。

三、科学丰富的档案整理、保管思想

档案整理与保管决定着档案寿命的长短和档案事业的成败,是一项复杂而又辛苦的工作。欧阳修对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十分重视,在档案的整理与保存过程中,欧阳修的行为体现了以下良好的档案学思想。

1. 档案整理

在档案整理方面,欧阳修的著作《集古录目<序>》《集古录跋尾》等中也体现出其先进的档案学思想。

(1)模拓而不临摹,述而不作。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写道:“以为传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2]600}可见在《集古录》中,收集的是拓本,而不是摹本,相比简单将金石档案上的文字图案抄写下来,或者临摹到书中,使用墨拓技术更能记录金石铭文的原始状态,记录更多与金石档案有关信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件的各种特征。在

《集古录跋》中,欧阳修不仅会在其中留下拓本,还会将其中的文字部分抄写在旁并做出分析,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当中,碑文中如有模糊不清的地方,欧阳修没有自己加以推断,而是直接用符号代替不清楚的内容,如在对《后汉析里桥郾阁颂》的记录中有“……又散关之朝漈,徙朝阳之平参,减西□□高阁,就安宁之石道。禹道江河,以靖四海,经纪厥绩,艾康万里。”^{[2]2123}后又加注解释说明虽然该碑文是完好的,但由于汉人的语言可能与他所处年代北宋有所差异,也可能是由于汉人“用字简略,假借不同”,导致了无法了解碑文中的部分内容的意思,以致用符号代替无法转述的部分。遇到认不出的字或弄不懂的意思,欧阳修没有凭自己的猜测来推断,而是在书中标明,等后人来研究定夺,可看出欧阳修“述而不作”的思想。

(2)随得随录的档案登记方法。在《集古录目序》中,欧阳修写道“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2]600}即每当收集到金石拓本,不按时间先后进行排版,就立马进行登记、研究和录入,以防遗失或损坏。

(3)标注来源。对于档案来说,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了解来源是很重要的。在《集古录跋尾》中,可以找到很多金石档案的原所在地或者得到它的途径,如对后汉的《玄儒娄先生碑》的记录中,就写道“今《光化军乾德县图经》载此碑,景中余自夷陵贬所再迁乾德令,按图求碑,而寿有墓在谷城界中。余率县学生亲拜其墓,见此碑在墓侧,遂据图经迁碑还县,立于敕书楼下,至今在焉”。^{[2]2131}详细地记录了欧阳修知道这块碑铭的原由,碑铭原在地及在写作当时此碑的位置。由此可见,欧阳修已注意到金石档案来源的重要性。

(4)详尽著录。在《集古录跋尾》中,欧阳修对一些金石档案的内容、原在地、篆刻年代、形式、完好程度、书法形式、记录时间、记录地点、对金石内容的分析等有所著录,虽并非对每一个金文档案的记录都能查到这些信息,但逐个著录单篇金石档案的《集古录跋尾》,已是“虽无目录之名,却有目录之实”。^[4]

2. 档案保管

(1)档案专门保管的思想。通过修敕书楼,使档案有专门的地方保管,改善档案归档与报关的条件。欧阳修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与脆弱性,

基础设施的优良程度影响着档案寿命的长短,档案若没有环境较好的专门场所保管,很容易破损或者遗失,修敕书楼有利于延长当地档案的寿命,从而为以后的治理中参考档案提供了便利。

(2)立卷归档、时常清理档案的档案保护思想。立卷归档是对办理完毕的重要档案的有序保存,有利于档案的后续查找与利用。欧阳修对于档案资料十分重视,曾忍着身体不适,也要亲自清理陈年案卷,经常清理档案有利于存储空间节省,特别是在当时,技术不完善导致空间不可能充分利用,清理档案对更为重要的档案的保存尤为重要,可见其对档案保护之重视。

四、存真、校异、订讹的档案鉴别思想

欧阳修虽然充分肯定了金石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其有证经补史的作用,但他并不迷信金石档案,也指出了一些金石档案的矛盾之处。在进行对金石档案记载内容的校勘和辨伪时,可以发现他具有以下思想:

(1)金石档案与史书对比研究。如在记录《后汉金乡守长侯君碑》时,碑文上说该碑所记录之人是“上党太守”的弟弟,但按照《汉书》所记录的,本碑主人应该是王莽,再参照《侯霸列传》,王莽最后已达到“封关内侯”的程度,但碑文中只记载了该人,“刺奸、司命光武时官”。^{[2]2120}欧阳修认为这是碑文记载有误,可看出欧阳修虽相信金石档案,但并非一味地认为碑文上记载的就是事实,说明了他对金石档案的史料价值还是抱着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的。

(2)在其不能判定的地方,不强行给出结论。对于磨损的地方,只是标注已磨损不可辨认,而不擅自推断其内容,即使是有猜测,也是在描述完碑文所刻其他内容之后,才写出自己的想法,如在记录《后汉北军中候郭君碑》时,其中有一句“兄竹邑侯相”前还应该有一字,但难以看清,因此,欧阳修在描述完碑文之后,表示“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顺弟’,莫晓其义,岂汉人谓兄弟为此语邪?故阙其疑,以俟知者。”^{[2]123}又当有难以理解之处,欧阳修在诚实地描述了碑文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但没有妄加评论。

(3)多种手段相结合。结合金石档案的相关史实、书法、语法等来推测与金石档案有关的信息。如在《后汉樊毅修华岳庙碑》的相关记录中,欧阳修根据“避讳”这件事提出关于碑文的疑问

“碑乃即时所立,而太守生称‘讳’者何哉?”^{[2]2135}求助于同好,集思广益。如在《后汉桂阳周府君碑》里,^{[2]2132}欧阳修刚得到该拓本时,由于金石档案已经残损,而推测金石档案记载有误,后经与时任国子监直讲的刘仲章的讨论,认为碑文上的“错误”是当时的习俗导致的,而不是真正的错误。

五、存用并济的档案利用思想

欧阳修研究了夷陵县的档案,并从档案错误、漏洞处入手,对夷陵县进行了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档案不是藏而不用的,档案中的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对档案的利用才是实现档案价值的途径。在欧阳修之前的夷陵管理者显然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档案,使得夷陵县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并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纠正,因此,在欧阳修刚到夷陵时,夷陵正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局面,欧阳修首先着手整理官府现有的档案,并根据档案重新审理不合理的案件。虽然当时的档案凌乱而残缺,但欧阳修还是根据现有的档案做出了大量的社会治理工作。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档案,欧阳修以事必

躬亲的态度制定了档案工作的相关制度,使得档案工作者和利用者能够有章可循。档案记录着过去的事情,利用好档案却可以改变未来,通过欧阳修的种种努力,夷陵逐渐变得“政通人和”。之后他还收集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夷陵当地的档案,这些档案使他能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夷陵这个地方,对他因地制宜地管理夷陵有很大的帮助。欧阳修存用并济的档案利用思想和实际行为是超越时代、值得学习的。

六、结语

欧阳修是金石学发展的奠基者,且不仅是在收藏金石,而且致力于研究金石档案,他的收藏、著作给后人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欧阳修以他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成果,带动了北宋研究金石档案的风气,使得更多人参与到金石档案的保存与研究当中,也是激励赵明诚写《金石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对于金石文献的收集、整理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自他写了《集古录跋尾》,“跋尾”逐渐成为定制,且其成为定制持续时间非常之久,直到清末为止,很多有关石刻档案的著作都采用了这种体制,由此可以看出其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欧阳文忠集[M]. 民国刻本.
- [2]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 房崇阳. 欧阳修在青州的金石研究活动[J]. 春秋,2018(5):56.
- [4] 严佐之. 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A Discuss On Ouyang Hsiu's Thoughts of Archival

ZHOU Ying, ZHANG Xiaoyu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under of epigraphy and an outstanding writer and politician, Ouyang Hsiu is not an archivist, but his love for epigraphy archives and his emphasis on Yiling county archives are well know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such as epigraphy archives and administrative archives such as Yiling county archives is undoubtedly huge.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urvey,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sorts out the relevant data, analyzes Ouyang Hsiu's archival values and his collection, sorting, safekeep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administrative archives, and studies his rich archival thoughts beyond his time in the manageme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administrative archives, so as to enrich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archival thought can give some inspir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archival scholars and archivists.

Keywords: Ouyang Hsiu; archival thoughts; ancient inscriptions; yiling county government archives; ancient Chinese archival thoughts

(责任编辑:沈建新)